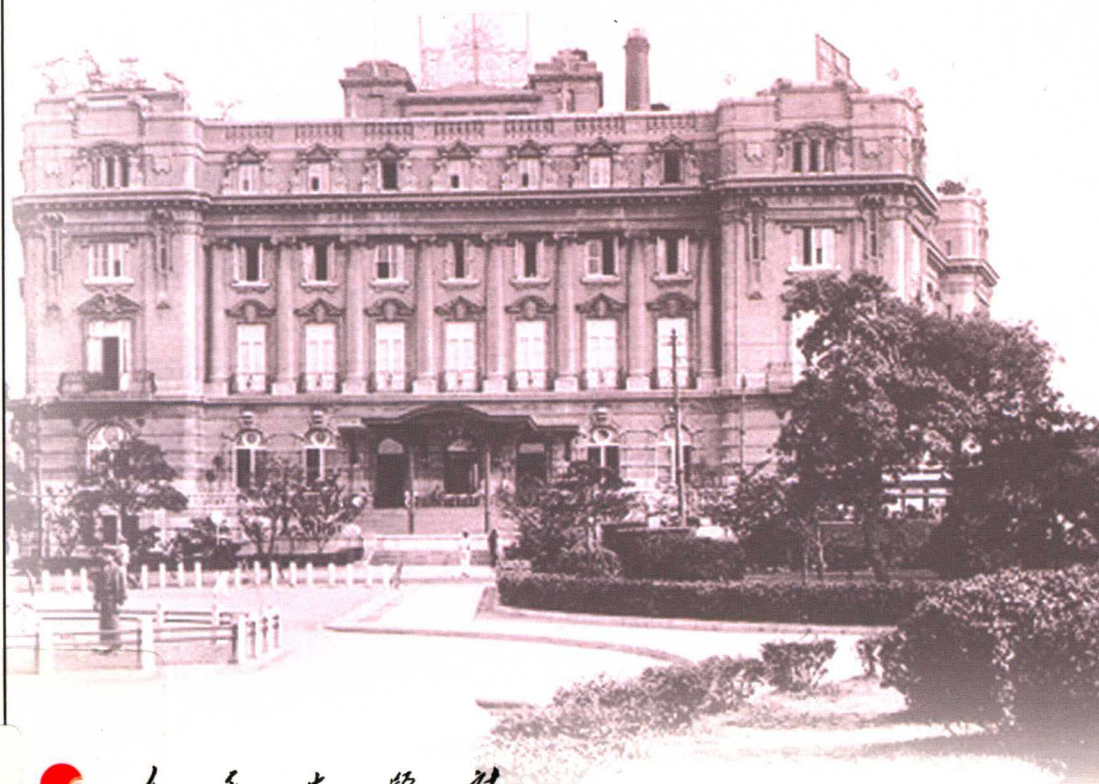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 日本文学与大连

ErShi ShiJi RiBen WenXue Yu DaLian

柴红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

柴红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柴红梅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01-014143-5

I. ①二… II. ①柴…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9496 号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

ERSHI SHIJI RIBEN WENXUE YU DALIAN

柴红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253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4143-5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由大连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系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关系研究”(10YJA752002) 结题成果

2013 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支持计划(WR2013006) 结题成果

2012 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立项项目(2012XJYB01) 结题成果

201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WW020) 阶段性成果

2013 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研究”(WT2013009) 阶段性成果

序言

王向远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是柴红梅的博士论文修订稿,一般而言,在即将公开出版的时候,作为指导教师,有义务向读者交代一下论文选题写作的相关情况,对于红梅这本书也是如此,或者说更是如此。

要问为什么写“日本文学与大连”这样的题目,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红梅是大连人,又在大连外国语大学任教,与“大连”有缘;她在本科阶段学的是日语专业,这就跟“日本”有关,硕士、博士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又跟“比较文学”相连。总之,对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而言,红梅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做“日本文学与大连”这样的题目,是十分适合的。

但这些理由毕竟都是外部的、表面的。内在的理由,远非几句话可以说清。但也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

无论日本的日本文学研究,还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在选题上,一直以来大都是“作家作品论”这样的类型大行其道,例如某某是研究夏目漱石的,某某是研究《我是猫》的,如此之类。老实说,这样的选题模式,主要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文学理论的产物,现如今已经很老套了。这样的题目,要么流于作家生平资料的罗列、要么只是文本的批评赏析,缺乏深度,难出创见,难有思想含量。因为缺乏问题意识,严格说这不能算是选“题”,而只是选择了一个研究对象而已。

选“题”很难,因为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然后才能确定是否选择它、

研究它。而选择研究对象则相对容易得多,因为无需发现问题,只需要找出要研究它的理由即可。而要说理由,无非是说你喜欢这个对象,或者你熟悉它,觉得值得研究,如此而已。实际上,喜欢不喜欢,可以成为文学欣赏的理由,不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理由。有些问题很难叫人“喜欢”,却值得我们去研究。熟悉不熟悉,也不是文学研究的理由,熟悉的东西往往是已经弄懂、弄清的东西了。研究熟悉的东西,走轻车熟路,就不免流于重复,炒剩饭不会有新鲜味道。

这样说来,“问题”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所谓“问题意识”是什么呢?一是知识层面的,一是理论层面的。以“日本文学与大连”这个选题为例,在知识层面上,我们要问:大连与日本文学有什么关系?以大连为背景、为舞台,或者描写大连的日本作家作品有哪些?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之后,为寻求解答,就去查阅相关研究成果,发现日本作家作品与大连之间果真具有深刻复杂的联系,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将这方面的知识加以系统的整理与呈现,换言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生产。于是,这就产生了要研究这个问题的动机与冲动。接下来的理论问题是理论层面的:纵使对于“日本文学与大连”这个课题,日本学者或中国学者虽然少,但也做了一些先行研究,那么你发现在这些研究中,因为学术方法上的原因、文化立场上的不同,或者历史观与历史认识上的差异,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说清,甚至存在偏差与错误,这就需要在进一步的分析作品、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加以论证、辨析与澄清,就是要在理论上提出新的见解。按照这样的选题思路来说,《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这个题目,在知识与理论两个层面,都有“问题”在,都是很值得加以深入全面的研究与探讨。而迄今为止,除了日本学者在所谓“满洲文学”的研究中涉及大连之外,好像还没有一本专门著作,系统研究大连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因此,红梅的这部著作无疑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是从“大连”这个特殊的“都市空间”这个层面切入的。一直以来,特别是近世以来,“都市”与“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联系,都市既是作家文学活动的舞台,也是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古代

都市,如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空间与平台。而到了近现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些都市,例如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哈尔滨等,成为列强殖民之所在,那里有着东洋西洋的光怪陆离,更有中国的沉痛屈辱的历史记忆。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之关系,可以从日本文学的中国都市题材中,发掘其史学价值、发现其文化价值,弥补传统史料描写记载的不足,促使文学与史学的互溶互渗。同时,矫正一般文学史只记载和分析所谓“名家名作”的偏颇与不足,将那些用纯文艺学的角度看可以忽略、而用文化学的眼光看却颇为重要的作品,纳入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因而也有重要的文艺学与美学的价值。

就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而言,都市更是一个重要的扭结点。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日本的一些学者早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就陆续写出了大量的关于日本文学与上海的著作与文章。然而奇怪的是,除了上海之外,日本文学与中国其它城市的关系却一直未见有人加以关照与研究。

鉴于此,最近这些年来,我指导几位日语专业出身的有这方面研究兴趣的博士生,以中国的重要都市为单元,确定了一系列博士论文的选题,红梅的这部《日本文学与大连》是个开头,接着还有王升远博士的《日本文学与北京》、郭雪妮博士的《日本文学与长安》、李炜博士的《日本文学与天津》、祝然博士的《日本文学与哈尔滨》,均已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还有一位硕士生苏筱的《日本文学与洛阳》也正在写作中。事实似乎已经证明,这个选题系列是可行的。所以当听说一位教授朋友私下评论说:“……王向远带着他的博士生,一人占领一座城市”云云,我理解是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

关于红梅的这部专著的学术水平,作为导师不想做过多的评价,因为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从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曾经的日本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研究入手,穿越时光的隧道,深入解读了中国东北殖民地都市大连的文化空间中的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挖掘出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揭开了尘封在历史彼岸里的记忆,探究了那些能够反映日本近现代文学、抑或说具有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本质属

性的文学,为读者徐徐展现出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殖民地都市空间中摩登与落后,浮华与破落,富贵与贫贱,美丽与丑恶等矛盾交织纠葛的真实画卷,还原出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真正面貌与原初形态,并通过对以大连为舞台和背景创作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侦探小说、返迁体验文学等的研究,揭示了殖民地都市的现代性和殖民性的双重属性,多视角地剖析了战前、战时、战后,生活在殖民地都市中的日本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对战争与殖民罪恶进行了深刻地批判。

其次,这部著作紧紧围绕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殖民地都市大连与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密切关系,不仅把日本文学置放于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纵向的精神辨析与历史把握,而且将其纳入大连这座都市空间和声光电化世界之中,从众多方面,全景的笔触构建了一个言语的大连都市,展现了一个多维、立体的大连,挖掘出日本作家文学创作和大连记忆的情感基础与这座城市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揭示了日本作家的孕育与成长的风土根基。与此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在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现代摩登背后中国人的生活处境和悲惨命运,透视出繁华背后的压迫、剥削、死亡和痛苦,这无疑也是日本作家作品批判意识的来源。不仅如此,作者深入解析、扣问日本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痛苦记忆与民族罪恶的历史反省纠缠在一起的精神苦痛和多重复杂心理表现,将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和殖民统治紧密相连,使这一时空中产生的日本文学呈现出更加复杂、深刻与沉重的一面,这一充满“心灵辩证法”的挖掘,无疑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最后我想说,由于在选题上是开拓性的,难度大,红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个中辛苦,实是一言难尽。但是,付出的辛苦和代价也有了相应的报偿。这些年来,红梅在这个选题范围内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好评的论文,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等项目,晋升了教授,也担当了《东北亚外语研究》的主编,又成为了大连外大的博士生导师。作为当年的红梅的指导教师,作为红梅不断成长进步的见证人,我感到高兴和欣慰,并常常以红梅作为向她的师弟师妹们鼓劲励志的好例。我只希望红梅今后也继续保持高度的学术热情,继续开辟

新的研究领域,做出新的成绩来。

王向远

2015年1月3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本质属性	1
第二章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关系综述	12
第一节 中国东北的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日本“满洲文学”的区别	13
第二节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的关系概述	20
一、战前、战时大连的日本文学	20
二、战后直至今日的大连的日本文学	26
第三节 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关系研究综述	28
第三章 日本文学中的摩登大连	35
第一节 俄罗斯人的“达里尼”追梦	39
一、沙俄的“南下政策”	39
二、“东洋的巴黎”之梦	42
第二节 日本人的“梦幻”大连	60
一、“东洋第一文化都市”	72
二、近代都市文化空间与消费生活	79
三、摩登幻影的背后	122
第四章 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与摩登大连	137
第一节 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发生之大连源起论	137
一、日本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前史	138
二、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与诗刊《亚》的“短诗运动”	141
三、《亚》的诗歌创作与大连	150

第二节 殖民地都市空间中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	158
一、安西冬卫《春》的殖民幻想·····	158
二、北川冬彦《战争》的殖民批判·····	171
第五章 日本侦探小说与摩登都市大连体验·····	184
第一节 日本侦探小说在近现代文学中的位相·····	184
第二节 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新发现·····	190
第三节 日本侦探小说的摩登都市大连体验·····	198
一、充满国际性野趣的摩登大连:鮎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	198
二、摇曳的摩登幻影:大庭武年《小盗儿市场杀人》中的殖民地真相·····	209
三、“故乡丧失与身份认同”:石泽英太郎的《烟囱》·····	220
四、战争与殖民的批判:楠木诚一郎的《满洲侦探大连之枢》·····	232
第六章 日本“返迁体验文学”与战后日本人的大连体验·····	246
第一节 大连的日本“返迁体验文学”·····	250
一、日本“返迁体验文学”的界定与概述·····	250
二、大连的日本“返迁体验文学”概述·····	261
第二节 战后日本人的大连体验·····	273
一、历史的空白:《大连·空白的六百日》的真实·····	273
二、“返迁精神”:《再见·大连》中的日本人二代的心路历程·····	282
第七章 “故乡”与“异乡”的悖论:清冈卓行的“大连文学”论·····	297
第一节 清冈卓行的大连体验·····	299
第二节 “故乡”与“异乡”的悖论·····	309
第三节 清冈卓行的“大连文学”论·····	315
第八章 结语: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战争”与“殖民”属性的反思与批判	
——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文学为视角·····	324
参考文献·····	332

第一章 绪论: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本质属性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百年历程意义重大,有许多值得重新思考和再次探讨的课题。以往,中日两国的学者从整体上对二十世纪日本文学进行总结时,往往会出现一个认识上的偏差,即虽主张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置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世界史和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但总会惯性地在日本一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框架中,以日本的立场或视点为中心,把焦点集中在东洋与西洋、传统与现代的纯文学研究上设定主题。其中,最早探讨“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总体特征的,恐怕莫过于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于1966年的对谈,这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前70年的日本文学的总结。二者主要围绕着性的问题、语言的变革、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手段、他者视域、无意识、读者反映等西方的文艺理论、文艺思潮、思想文化对日本文学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讨论^①;而兰明《憧憬的堕落与本体的焕发——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特征论要》则从真实观与审美观的变革、“自我非中心化”与“结构”的发现、感觉的崇拜与表现的自觉和泛化——文学本体的焕发等方面对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特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论述了文学的现代意识的生成和文学形态的变革与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辩证关系^②;叶渭渠的《20世纪日本文学回顾与思考》重点探讨了日本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上自我的确立、审美理念的传承等三个问题,即主

① 安部公房 三岛由纪夫:《对谈 二十世纪の文学》,《文艺》1966年第2期,第16—21页。

② 兰明:《憧憬的堕落与本体的焕发——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特征论要》,《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第9—14页。

要围绕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一主题加以论证^①；龟井秀雄力图挖掘文学与大众传媒、文学与政治党派、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提出了很多新鲜的见解^②。总而言之，对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回顾与思考，中日学者不约而同地从19世纪到20世纪日本文学的近代转型、东洋与西洋的文学碰撞与融合、日本文学与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总结和评述，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真实写照。然而，我认为这些学者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如果不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动态的、多维的、越境的广泛考察，不探究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二十世纪日本近现代史的战争与殖民的本质属性的必然联系，便会丧失根本性、实质性的内容和本相。

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是全球性普遍存在的特有的大屠杀的历史^③。在这样的历史中产生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如果脱离了战争、殖民、流浪、逃亡、离散、移民、难民、亡命等关键词便无法讲述。而二十世纪这种全球性特性也正是二十世纪日本历史的根本特性。红野谦介较为客观地评述了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本质属性，他说：“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是绝不可能凭借华丽的辞藻便可粉饰和美化的，包括这‘记忆犹新的污秽的百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对立和扭结纠葛的扎根于生活现实的各种认识和众多运动，加起来应该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④在此，红野用“记忆犹新的污秽的百年”对二十世纪日本近现代史的深刻总结可谓切中要害。无论日本企图以怎样华丽的辞藻去掩盖和粉饰，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充满血腥、卑劣肮脏的以掠夺周边国家大片土地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从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日本从未停止过对外发动战争的脚步，这其中包括：侵占中国台湾

① 叶渭渠：《20世纪日本文学回顾与思考》，《日本研究》1999年第6期，第103—116页。

② 龟井秀雄。http://homepage2.nifty.com/k-sekirei/others/20th_01.html, 2007年11月7日。

③ 野崎六助：《魂と罪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8年版，第155页。

④ 红野谦介：《序——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文学〉》，《コレクション 戦争と文学 別巻》，集英社2013年版，第10页。

(1874)、入侵朝鲜江华岛(1875-1876)、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日俄战争(1904-190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出兵西伯利亚(1918-1925)、三次入侵中国山东(1927-1928)、侵占中国东北(1931-1945)、全面侵华战争(1937-1945)、东南亚·太平洋战争(1941-1945)等等,侵略与殖民的铁蹄踏遍了库页岛南半部、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北地区以及中国广袤领土、东南亚诸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广阔领域。

毋庸置疑,侵略战争绝不是发生在本国、限于本民族的内部战争,而是给他国家、他民族、他区域带来空前浩劫的战争。近代以来长达近80年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仅是日本本民族最大的悲剧,更是鲜血淋淋、惨绝人寰、泯灭良知、以生灵涂炭数千万他国、他民族人民鲜活的生命为代价书写出来的人类最为凄惨的悲剧史。然而,战后,日本并未因为战败而进行深刻地反省,虽然表面上总是以和平国家自诩,但是却公然为美国军队提供军事基地和经济支援,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以美国为主导的朝鲜战争(1950-1953)、越南战争(1959-1975)、海湾战争(1990-1991)、阿富汗战争(2001)、伊拉克战争(2003-2011)等等,无视1946年制定的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的明文条款,屡次行使“集体自卫权”。更有甚者,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安倍内阁竟然强行修改日本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其实质是妄图再次获得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其做法必然引起那些曾饱受日本侵略、惨遭日本蹂躏的邻国的警觉。

不言而喻,纵观日本的近现代史,是充满了血腥与屠杀的历史,用“污秽”一词形容二十世纪日本史毫不为过,而战争与殖民成为了二十世纪日本历史的本质属性,我认为这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本质属性。

然而,在探讨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战争与殖民的本质属性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近代以来,日本文学较为复杂的文学时期划分问题。日本学界一般把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总体划分为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类(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命名上,中日两国有所不同。我国一般将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用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来界定和划分)。而日本近、现代

文学的划分又以1945年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为界,战前和战时被称作近代文学,战后至今,被称作现代文学。其中,日本的近代文学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8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的《浮云》被公认为近代文学的开端,到1912年明治时期的结束,由于近代文学最初的这三十几年时间处在明治后期,所以也被称作明治后期文学;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到1926年的大正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学被称作大正文学;而从1926年昭和时代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被称作昭和前期文学。而现代文学到目前为止,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45年开始,到1989年昭和时代结束,被称作昭和后期文学;而从1989年直至今日,被称为平成文学。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学从1900年开始到2000年结束的这百年时间,跨越了明治后期文学、大正文学、昭和前期文学、昭和后期文学和平成前期文学四个阶段,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立体的存在。而各个的文学又相对应着不同时期复杂的日本近现代史。但是,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却存在着一个共性,即不同时期的文学都同样扭结交织着深刻的战争体验和殖民记忆。

红野谦介指出:“广义上讲,文学作为一种后卫的存在,无论是抵抗、协力、抑或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立场,它都与和战争密不可分的近代国家体系关联。”^①日本评论家川村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极端一点地说,在日本的近代文学中,不可能存在与‘战争’和‘殖民地’无缘的作品。‘战争’与‘殖民地’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素材、舞台和背景。”^②近代以来,在一次又一次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期间,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农村男子,还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或高等军校毕业的高级人才,都无一例外地被派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或殖民的地区,成为了战争的机器。除此之外,从军护士、“慰安妇”、被称作“笔部队”的从军作家、战地报道员等等,成千上万的战争协力者如潮水般涌向海外。尤其是日本军事帝国向日本民众极力宣传“海外移民”政策后,数百万的日本移民奔向日本占领的区域和殖民地,这在日本历

① 红野谦介:《序——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文学〉》,《コレクション 戦争と文学 別巻》,集英社2013年版,第12页。

② 川村湊:《ふるさと文学館——海外編》,ぎょうせい1996年版,第605页。

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民族大迁移。然而,1945年8月,随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些被日本政府抛弃的几百万投降的军人、军人家属和日本移民又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历尽磨难返迁回日本。“侵略”与“返迁”原本就是同一现象的包含因果关系的表里两面,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与殖民扩张所招致的必然结果。那些曾经以“占领者”和“殖民者”自居的驻扎和移住到中国东北地区、南洋群岛、桦太、朝鲜、中国台湾等地的日本军人、日本移民和日本移民二代,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方面给那里的人民带去了灾难、死亡与痛苦,同时另一方面除了有高高在上的以殖民者身份自居的移住体验外,他们自身也历经了人生最残酷的“杀与被杀”的战场体验,承受到各种极限的军队生活和逃亡体验,也饱尝了饥饿与丧失亲人的痛苦体验。而根据这些战争与殖民体验创作出来的无数文学作品便鲜活地记录了狂热、得意、傲慢、逃亡、悲伤、不安、恐惧、憎恨、怀疑、死亡等复杂情感和人间百态,成为这一时期众多文学创作摆脱不掉的主题,“战争”与“殖民”成为这些文学最为典型、最本质的特性。这其中不仅包括根据战场体验创作的纪实性和记录性的“战记文学”,也有大批“笔部队”作家根据战争体验或战地采访炮制的鼓吹军国主义的“战争文学”,以及战时和战后根据殖民地生活体验创作的“殖民地体验文学”、“返迁体验文学”,还包括很多作家创作的“纪行文学”,也包括战后众多战争体验者和作家们创作的回忆录、再访记以及与战争和殖民有关的诗歌、戏剧、随笔等各类文学作品。除此之外,即便一直生活在日本本土、从未有过战场体验和殖民地体验的作家们也不可能脱离近代以来日本近80年的侵略与殖民的大的历史背景,他们的文学都会以各种不同的表现与战争和殖民相关联。

如上所述,我们在探讨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本质属性时,不能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从1900年开始与在此之前的前期日本近代文学割裂开来,因为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与近代以来的日本近代文学、日本现代文学、甚至直至二十一世纪的日本文学都存在着连接联动的必然联系。因此,在考量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本质属性时,有必要将日本近代以来的一些文学囊括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和较科学、完整地把握和认识。

这其中凸显了战争与殖民属性的日本文学包括以下几类文学:战争体验文学、殖民地体验文学、返迁体验文学、纪行文学以及战后创作的大量回忆性文学等等。

根据战场体验创作的战记文学、战争文学较具代表性的有:描写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国木田独步的《爱弟通信》(1894)、正冈子规的《阵中日记》(1895)、泉镜花的《海城发电》(1896)、平野骨仙的《黄海大海战》(1896)、德富芦花的《不如归》(1898-1899)、樱井忠温的《肉弹》(1906)、猪熊敬一郎的《铁血》(1907)、田山花袋的《第二军从军日记》(1905)、《一兵卒》(1908)、水野广德的《此一战》(1911)、森鸥外的《鼠坂》(1912)、芥川龙之介的《将军》(1922)、黑岛传治的《雪橇》(1927)、《武装的城市》(1930)等。

描写全面侵华战争的有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1938-1939)、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1938)、上田广的《鲍庆乡》(1938)、《黄尘》(1938)、《建设战记》(1939-1941)、日比野士郎的《吴淞溪流》(1939)、栋田博的《分队长手记》(1939)等等。

描写太平洋战争的基本上是战争末期和战后创作的,包括丹羽文雄的《海战》(1942)、丰田三郎的《行军》(1944)、吉田满的《大和战舰的终结》(1952)、野间宏的《巴丹半岛白昼之战》(1953)、丰田穰《珍珠港 那生与死》(1974)等等。

诸如以上这些战记文学、战争文学,如果脱离了作为战场和战争前线的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广阔领土的舞台和背景,我们便无法理解和想象文学作品所描述的世界。在这些作品当中,大部分看上去仿佛是战场上的真实写照,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与战争相关的文学作品大多如出一辙,总是围绕着“忠勇壮烈”的单一主题,渲染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夸张描述士兵们本很浅薄的“勇猛”和“爱国心”。在叙事手法上,只顾一味地描写战争场面的壮观,却只字不提杀戮的惨状;总是嘲笑敌国的丑恶无能,却从不提及本国士兵的怯懦与情愁;总是宣扬战死的荣誉,却从不思考谁将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总是鼓吹战利品的数额巨大,却绝不阐明侵略与掠夺的罪恶……,